



本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之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女作家

关注

生命

体验

在

清新

灵动

价值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去

温一壶月光

◎ 著

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几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长河流



本书
集合当代
最富才情
的美文女作家
她们给读者带来一次从
内容到语言之芳香之旅
女作家用温暖的笔触
关注少女青春期的成长

温一壶月光

◎ 著

文字背后
蕴藏着意味深长的
引导每一次读者以花几一般
至善至美的
看待世界 对待他人
面对属于她们自己的那条
成法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温一壶月光 / 禅香雪著. — 兰州 :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13. 6
(紫丁香唯美书系)
ISBN 978-7-5468-0545-0

I. ①温… II. ①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28879号

温一壶月光

(紫丁香唯美书系)

禅香雪 著

责任编辑: 张慧梓

封面设计: 三合设计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 (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邮箱: dhwy@duzhe.cn

本社博客 (新浪): <http://blog.sina.com.cn/dunhuangwy>

本社微博 (新浪): <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76(发行部)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90 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978-7-5468-0545-0

定价: 2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 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灵魂的羽化和安妥（序言）

李喜林

我常常臆想，在当今文坛上，禅香雪的出现是不是有种神意；她是不是被赋予了某种使命，抑或特异潜质。要不，在她的文字里，为什么会有道的身影，佛的圣光，儒的温婉和神的天音呢？说心里话，从事文学写作多年，我对文字的运用有种近于苦役般的苛求。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文学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文字本身，就像人的生命存在意义在于活着本身一样。在这样的认知下，我对古往今来文学家的文字常常有着半信半疑的猜度。我喜欢但丁，喜欢泰戈尔，喜欢莱蒙托夫，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喜欢茨威格，喜欢鲁迅、郁达夫和余华，更主要的，是喜欢他们的文字。尤其在当下这样一个极度物化的时代。很普遍的情形是，文学写作者对文字缺乏应有的敬畏。在他们的文字里，看不出文字闪烁的虹霓和地心般的沉潜。更有甚者，让文字变成承载欲望和标榜自我的工具。

然而，禅香雪文字的出现，让我大为惊讶和欣喜。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秋夜。我写完一部作品的一个章节，已经是凌晨两点。我无意中进了禅香雪的博客，又是无意中读到她的一首诗。我的眼前出现了瞬间的迷离，继而是文字的光辉带来的鲜亮，是那种久违的，只有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所能感受到的光亮。一句话，禅香雪的文字点亮了我的心智——



我的确是病了，无须多想
我想我病的不仅是身体还有空荡荡的心
我病得找不着北，找不到遗失的诗歌和诗化的文字
像秋天枝头缺失温暖的叶子
孤零零地遥想春天，还有春天残留的一线生机
能打碎的全打碎，能埋葬的全埋葬
能打包邮寄的赶快托付给河流
海的那一边有一亩稻田
开荒者是我的先祖，他们揭开头巾用汗水浇灌
稻花香里说丰年。我看不见他们说笑的模样
但眼神里的守望跨越千年的门槛
结成籽粒饱满的麦穗，一束束，飘散着原初的麦香
我行走着，一不小心丢失锄头
忧伤比麦田里的荒草还要稠密三分
秋风蚕食我的忧伤，蚕食我橘红色的希望
留下一只轻飘飘的蝉蜕，等待消亡
——《等待消亡》

不知道，那个凌晨，我将这首诗读了几遍。只记得，我是伴随着她博客里的音乐阅读的。那首乐曲是班得瑞的钢琴曲《追梦人》。班得瑞的音乐空灵忧伤，充盈着似乎能消解一切内心和灵魂纠结的不可知的力量，和禅香雪文字里的忧伤和空灵惊人的一致。那个时刻，我几乎以泪洗面。我给她的这篇博文留了言：读完这首诗，我悄然流泪了，不仅仅是为我们将要或迟或早地走向消亡的无奈和忧伤，我更多地被诗歌里面沉郁的温暖深深打动。是啊，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亩稻田，开荒者是我们的先辈，我们迟早会和亲人相聚的。当我们再也找不到丢失的锄头，我们会成为一只只轻飘飘的蝉蜕。感谢诗人用极其柔曼极其母爱的圣光点亮了我们的心智，给我们行进归宿的旅途创造出如此温馨醉人又美丽忧伤的情境。这不是天音是什么，尘世上还有什么诗歌能让我的内心真正安妥？

此后，我就静静地坐在电脑前，一次次进入诗歌的世界，“能打碎的全打碎，能埋葬的全埋葬，能打包邮寄的赶快托付给河流。海的那一边有一亩稻田，开荒者是我的先祖，他们揭开头巾用汗水浇灌，稻花香里说丰年。我看不见他们说笑的模样，但眼神里的守望跨越千年的门槛”，这样

的诗句，让我仿佛听到了天音。将一切该打碎的全打碎，能埋葬的全埋葬，并且托付给河流。禅香雪从生命的消亡出发，将人的本体回归到最初的自然状态。更为超然的是，将能打包邮寄的托付给河流，这是我们的精神和情感，是我们的灵魂进入水一样纯净的世界，同时也进入时光的河流。这时候，我的感觉仿佛羽化了，河流宛若时光的手在空间划的印痕，闪烁着粼粼般如同绸面的光芒，又像飘逸在小说家寇挥创造的那条河流《北京传说》上。禅乐从虚无的天空袅袅婷婷，我看见河流羽化了，玄之又玄，从中出现了一条虹霓般的门径。不过，前面引路的不是警幻仙子，是神仙般的母亲，她将我领到了海的那一边，那里有一亩稻田，田地里有洪荒的先祖。我进入那片稻田，温暖的圣光安详地普照，这里是天堂，是我梦境中多少次来过的地方。多少年来，我多次试图描写这个梦境的过程，但多少次没有完成。这个梦碎片式的在我精神的纵深地带忽隐忽现，如同游鱼的粼光。所以，当这首《等待消亡》的诗歌轰然打开我的梦境之后，我灵魂的震撼无以言表。

所谓梵音，禅语，我们常常触及，但我们是不是能得到灵魂的感应进入化境和幻境呢？阿拉伯神话里阿里巴巴有一句简单的话语，说语言仿佛一把钥匙，能打开财富之门，其实就暗示了语言的神妙。在当代年轻的作家里面，禅香雪的文学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这种神妙和魔力。她总是让她的情感和灵魂回归到最初点，甚至回归到人的生命消亡和重生的临界状态。她的文字里有淡淡的忧伤，而忧伤又透露出某种宿命，或者不确定的东西。她的这些潜意识往往走得有些远，几乎要走到人生的背面，已经有了曹雪芹在《红楼梦》里参悟的味道，有种近乎于“阴阳镜子”的况味。说实话，香雪还很年轻，我是不想让她走得这么远，因为她已经从幻境中进入真境，再走就有可能领悟人生真相，遁入空门。这是我读了她的《复活在远方》后的感觉。在这篇散文里，禅香雪的意识从尘境走进幻境，又从幻境走进真境，她有一种走错了路的痛感。是什么力量让她走错方向呢？也许是名利，也许是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当她顿悟之后，就有了小草可以今年枯萎明年复活而人的生命不能重生的无奈和喟叹。“所以，请你送我回起点，给我一次复活的机会。以后的路，就让我自己来走，不要任何人左右。我绝不会再选错方向。山那边，有我的三分耕田，一辆耕车。河水日日流淌，它流动得一点也不喧闹，静静的，缓缓的，如同我此刻渴望宁静的心。河里的鱼儿，想怎么游就怎么游，我不给它们规定种种范式，禁锢它们的天性，让它们有生存的痛点。夹岸的桃花，即便落英缤



纷，我也不会伤感。我知道那是生命的流程应归的终点。”应该说，这是香雪精神和灵魂的极乐世界，只不过让我读出了“太虚幻境”的味道。“怎么可能活过来呢？人死不能复生，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人的复活，只是精神的复活，消亡的肉体会化为尘埃，随风飘散。即使身体中不死的因子附着在草叶上，那也得千万个因子的重新排列组合，才能重建一个新的生命体。而此时的生命体早已失却了原来的模样。所以，人是不能和草叶相提并论的。草叶的复活包含着肉体的复活，而人的复活只能是精神的复活。那么，我奢望的复活岂不是镜花水月？退回原点的想法岂不是痴心妄想？现在，我要如何走下去，才能回归到我的方向，顺意了我的本性？你隐身得如此干净，留下的路毫无拐弯的迹象。头顶的太阳不管不顾地斜下去，斜到密林的深处。老鸦绕着旧式的坟茔漫叫了一圈，飞到夜色里去了。我在草叶寸寸饱满的生命里矮下去，矮下去了……”

我记得，读香雪《复活在远方》这篇散文，仍然是在一个深夜，我在惊叹她那种非凡的神性语言里萦绕着的缥缈天音，有一种近似于听神曲的感受。我清楚地看到，香雪总能通过文字发现来自天地以及个体生命相融合抑或相对应的秘籍。她有那种能飞速般抵达灵魂世界的神力，她笔下展示的世界就是她的灵魂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是她在《等待消亡》里面带我走进的那个世界。只是，前者曾经让我的灵魂得到安妥，《复活在远方》让我有种寒冷感。我知道香雪的灵魂深处一定有什么纠结了。我告诉香雪：其实，我们的路无所谓走得对与错，一切都是定数，都是一种宿命。我们很多时候在奢望能够重新走一次，这自然是已经不可能。上天给了我们成长的过程，给了我们创造的过程，同时给了我们迷途的过程，给了我们生命的快乐和痛苦，这样才组成了我们完整的一生。香雪，你太清醒了，你超凡的感悟让我们看到了人生的背面，看到了我们人类的生命脆弱到抵不过草。我想，这只是对我们自身个体生命而言。我们的后裔同我们的关系，事实上也就同草一样，我们的生命叶子凋零了，根还在，后裔就是我们的根。说什么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其实就是写我们人类的命运。不要太感伤了，对生命的追问，就到此，往回走吧，我们还有很多温暖的东西。

接下来，我在《淡化抑或消散》中又重新体味到了她的文字最初给我的安详温暖和慰藉。“坐在湖边，水面过于平静，静得连呼吸都清晰可辨。鸟与叶子的呼吸不同，草与露珠的呼吸迥异。我的呼吸落进水中，竟也无动于衷。随手捡起一块石子，抛向水面。于是，静态的水面漾动起来，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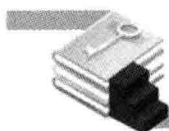
纹沿石子的落点渐渐扩散，一波一波，像看热闹的人群，逐层散去。水圈越退越大，越退越淡，淡到虚无，直至恢复原初的平静。”这是《淡化抑或消散》的开头，我个人认为应该是禅香雪给我们创造的一个真境，一个给我们生命乃至灵魂启示的镜像，如果说湖里的水如同时间那样宁静安详，那么，可以说，禅香雪是坐在时间之外去谛听鸟的呼吸、叶子的呼吸、草与露珠的呼吸。就连她抛向水里的石头，也是在静态的水面显出涟漪，一波一波向外扩散，像看热闹的人群，逐层散去。表面上看在写湖水的波纹，其实在写人生。时光如水，人的个体生命多么像水里的石头，虽然有了一些响动，抑或激起一圈圈涟漪，但最终要淡到虚无，时间之水终归恢复到最初的宁静。然后，作者写了自己儿时的追忆，写了对爱情的追忆，写了弟弟走失的追忆。这些追忆都有痛点，但都如同时间之水的波纹淡到虚无，就连仇恨也最终被以德报怨的情怀稀释。如果说，禅香雪的真境是道意义上，是从天地间获得的，而善就是灵魂层面的，是建立在道层面之上的，有着普世的关怀意义。在这篇文字里，禅香雪同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镜像：“父亲不是教徒，却也能大发慈悲。我的怨仇滴落父亲宽阔的胸怀，如同咸涩的雨水滴落偌大的淡水湖。我想起一种游戏。学写毛笔字的童年，写得憋闷时，喜欢提起毛笔，饱蘸一笔浓墨，提得高高的，让笔尖的墨汁自动滑落。白森森的大字本上，一个黑色的墨点，迅速向四周蔓延。待到墨汁凝滞，看看父亲不在，拿起大字本到阳光下透视。墨汁洇湿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极有层次感，像极美术课本上的黑白画。距离中心点越远，墨汁的颜色越淡，淡到和白纸的白浑然一体。这样的过渡自然无痕，我很喜欢。再翻开后面的纸张，也清晰地洇透黑色的墨圈，愈往后翻，墨圈的颜色越淡。墨汁的威力终究是有限的，我想。心中积久的怨恨不也是这样吗？时间的悠远和空间的遥远终究会淡化一切的恩怨情仇。”

我想，人一旦从物欲横流的尘境世界进入幻境最终走进真境，就已经有获得天地之道、人生之道、灵魂之道的可能。但道必须是前提，在这个意义的基础上，善的灵光就照耀了心灵世界。就像大字本白纸上洇透的墨圈，一张张后翻，白纸上的墨痕会越来越淡，淡到和白纸浑然一体，而恩怨情仇也如同白纸上的墨圈。禅香雪的文字总是能将转瞬即逝的玄思妙想在不经意中轻盈地获取，并在轻盈中给笔下的物象赋予一种通透的乃至通灵的意义。这些意义有别于生活和艺术的悖论说，是一种建立在形而上之上的更自由的飞翔。而飞翔不是指文字而言，是于文字之外的混沌虚无、玄之又玄的情境。在这样的境地中，文字的神速如同地球自转，已经看不



到飞舞的影子，而是飞舞在静态中。由此，散文发现的意义升华了，出现了高于发现之上的神力。这也是禅香雪散文独具魅力的核心价值和存在意义。

纵观禅香雪的诗文，我惊喜地看到了前所未有的景观。我看到纯净的文字如何像一只只神鸟，驮着神性之光，在天地间那个玄幻的美丽之域构建的精神景致。我看到了梦境中或断或续的情景如何能在禅香雪的文字里得到完美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禅香雪的文字是一只只鸟儿，是她的骨血和灵魂滋养的。也许这些文字被她不知不觉滋养了许多年。要不，这些文字为什么能那样神速地抵达天上人间，飞跃阴阳两界，能以不可感知的神速抵达我们在梦魇中向往的精神和灵魂的归宿之地？她的文字是羽化了的，羽化了的还有她的母性之爱，母性之美，母性之德。她的文字能给我们提供一条虹霓般的灵魂通道，能让我们将生与死从精神和灵魂上续接，进入安详之地，能让我们在饱尝人生苍凉中得到另一种壮美情感，能让我们得到灵魂的安妥。她的文字里有道，有善，更有大美。



目录 CONTENTS

第一辑 后花园	1
去见一个人	2
后花园	6
天空之城	9
遗落的纽扣	12
浮尘	15
小禅，这不是梦	19
时光碎片	24
菊香满山川	28
夜半饺子	36
永恒的等待	40
第二辑 行走的姿势	47
行走的姿势	48
乡村秋夜	53
倒伏的高粱苗	56
推开那扇门	59
梦境	63
关于风箱的记忆	66
不生气，行么	70
厚厚的眼镜片	74
泡脚水	78





尘缘	81
----------	----

第三辑 桃花坞

89

无棣，是一层纱	90
泪泉，还活着	93
舞梦深处	97
桃花坞	100
萧萧易水	103
躺着，也是一座山	107
断翼的雷锋梦	111
温一壶月光	117
今夜，有风吹过	120
风雪卖菜人	123

第四辑 远，有多远

127

有些感觉	128
等待一抹微笑	131
活出极致	134
我醒着，疼痛醒着	137
馒头噎喉	139
牙疼	142
我为何写作	144
你不在家的日子，谁来浇花	147
静等死亡	151
远，有多远	155

第五辑 六节课的重量

159

六节课的重量	160
哽咽的电话	160
慈爱的心肠	163
粗重的呼吸	166
夜半回家	169
玉米糝子	172
生命之轻	175

第一辑 后花园

去见一个人

后花园

天空之城

遗落的纽扣

浮尘

小禅，这不是梦

时光碎片

……



去见一个人

见到他时，他第一句话便说：我们见过。那时，暮色已经浮上城市的街头，乳黄的路灯光勾勒出他健硕的身体轮廓，给我梦境一般飘忽的感觉。我朝他的方向走，他朝我的方向走。握住手的那一刻，我知道，这不是梦，是前所未有的真实。他朗朗地笑着更正，说没见过，是没见过，但事实上，我们认识很久了。

他的五根手指，软软的，像饱满的火腿，感觉不到骨节的硬度，也不是丝绸贴身的那种轻软。一握一放之间，有熟透的秋的意韵，是调色适度的画菊，是明暗得体的山水风景。所以，即便是初次见面，也不会有一分的生疏感，仿佛遇会多年前的一座山林，走进去，惊喜是瞬间，回味是沿途看不尽的草木，清芬之中摇曳着露花的淡定。

跟他去他的办公室。楼道很窄，光线很暗，楼下饭馆炒菜的油香味，一柱一柱地飘上来。我刚吃过饭，心里一点也不急乱。他在前面带路。步子碎碎的，轮换的频率很高。每一步落下去，却是格外的稳健。甩开的臂膀，一前一后，有着舞曲鲜明的节奏感。白亮的短袖，笔挺的黑色裤子，接在一起，他魁梧的身材便给凸显出来。硬朗朗的骨骼，没有一丝一毫的慵散之气。直直的脊梁骨，挺起一颗历经风霜的头颅。头颅里，构建着我们无法想象的文学圣殿，活跃着琴棋书画的文艺因子。

此前，常常读他的文字，看他的书法，揣摩他梅兰秋菊画作背后蕴藏的情思。想他临近退休的日子，心里莫名其妙地为他担忧。那段时间，他

的情绪不是很稳定。文字透露出来的失落那么明显。毕竟，要离开了。我能理解他当时的心情。离别，是唐诗宋词里最为敏感、最为情绪化的字眼。即使不加任何修饰，单单蹦出两个字来，遇着漫天风絮的日子，读着孤零零的一个瘦词，你也会生出峭壁飞瀑一般突兀的伤感。更何况他工作了那么多年，付出了那么多心血，寄予了那么多情感的单位？

走进二楼。黑洞洞的，没有一丝灯光。他径直走到他的房门前，掏出钥匙，插进去，门就打开了。灯亮的一瞬间，我看到房里到处摆放着东西。茶几、沙发、办公桌上，一箱一箱的，都是书籍。一个老式搪瓷痰盂，摆放在醒目的位置，里面是深色的茶渍，厚厚的，灯影下，像涂抹的一层茶色釉彩。他说，要搬走了，白日里整理的，所以乱。人家没说让他搬，但是，还是赶快腾开的好。说这话时，他猫着腰，低着头，打开一个纸箱，找茶叶。纸箱里，有三桶茶叶，他说都是新茶，味道也不错的。

他有点手忙脚乱。沿着房间转一圈，似乎不知道该干啥，旋即提着铝壶，打水去了。那种铝壶，是我十多年前用过的，现在早已弃置不用。他提水回来，把水灌到烧水器里，这才坐下来，和我说话。他说，这些书，大多是要写序，或者写评论的。欠下很多债，又不好推脱。要走，这些书也要带着。总得完成，不管是初出茅庐的，还是老字辈的，都得写。厚此薄彼，对谁都不好。其他人尽可以推托，但他不能，毕竟，他还是当地的作协主席，有扶植文学新人的责任。

我写过几篇评论，知道阅读的那种苦累。文章好，阅读是一种享受。文章差，文理不通，阅读就是念苦经。我不是专业写评者，偶或写成的评论，纯粹是率性而为。只有文字入到我心里去了，只有文字触动我内心最柔软的神经了，我才会反复阅读，把内心压抑不住的冲动形诸文字，心里就释然了。也许是多年教学高中语文、大量阅读鉴赏文字的缘故，我的评论一出来，还有些味道。但是，我知道，写评论绝对是一件苦差事，它不同于单纯的文学创作。你要有阅读的勇气、耐心和毅力，你要有深厚的文学积淀，要有博览群书的阅读意识，你还要有把冰冷的铅字读出鲜活的情感智慧，还要有为他人做嫁衣的奉献精神……

我不喜欢读那些用高深理论堆积起来的评论。那些文字，枯燥得像冬天的秃枝，没有一丝灵动的生命气息，仿佛啃一块干硬的骨头，弄不好，牙齿便被崩掉两颗。但是，读他的评论，即使不读原作，我依然能读得津津有味。他的语言是诗意的，有着音韵的美感。他的观点外化成日常生活的一草一木，你一读便能想象得出，理解得透。但又不是那种纯粹的诗

意，你能读到支撑这些形象背后的文学理论骨架，怎样自然地提升了感性形象的理性色彩。在他的评论里行走，你的阅读有梯级上升的曲线，有自山底攀爬绝顶的亲身体验，也有登高望远看尽秀美山川的震撼。

我喜欢读他的散文，特别是文化散文。他的文化散文，沉甸甸的，承载着历史厚重的意蕴，寄予着他浓烈的情感。那些历经千年风雨依然不灭的人文掌故，一经他的笔墨点染，全都鲜活起来。他的胸口是深深的一潭激情，潜藏着一座历史文化的休眠火山。只要有激活的凭借，他便会借着文字，洋洋洒洒，万语千言，挥洒出一篇篇热情洋溢的精美篇章，呈现在读者面前。你走进去，仿佛品味一道精美绝伦的精神大餐，哪怕有一丝疏漏，你也会倍感遗憾。

他写形式自由不受格律约束的新诗，也写对仗精工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他喜欢用典，随意拈来的典故，提升了诗意的高度，拓宽了诗意的厚度。诗句虽短，意境却格外悠远。读他的新诗，你有一种深巷游走的曲折幽远感，也有一种行走江湖的湖面开阔感。他的新诗，是他情感类聚的圆顶粮仓，满满储存的，是他对生活，对人事，对文学的万端感慨。他的近体诗，圆润流转，不事雕琢，是溪水流动的影迹，映着他清清白白的过往，留下一池日夜静谧的水草，任路人反反正正地评说。

他喜欢书，喜欢画。书画是他文学之外用笔墨纸砚行走的另一种方式。我以为，书画需要激情，更需要淡定。淡定之后的笔墨，一定是静默的山石，有着风吹不动、雨淋不透的刚劲，也有磨去棱棱角角的浑圆与韧性。我没有看过他早年的书画，认识他时，他已过天命之年。他的字，一笔一画，柔中有刚，追求圆和，力求融通。可惜，依他的性格，我觉得此生要完全达到这般境界，恐怕不易。他的画，梅花居多，多为雪梅，老枝雪梅最多。我其实是不懂书画的。因为我曾经的笔名中，有雪，也有梅，所以，便轻易走进了他的画境。艺术，不是你懂不懂技法的问题，而是你的心境是不是与作品呈现出来的刚好合拍。我觉得，我懂他的画，是因为我有着作画人游动笔墨时的那种心境。

他的办公室，没有看到他张挂的字画。他絮絮叨叨地跟我说，说他的退休，说他的评论，说他要做的事，说我的散文。仿佛我们约定好谈话似的。其实，我连他的电话都没有。联系到他，是另外一个朋友，是走近他所在城市的一瞬间，忽然有了想见一见他的愿望。其实，我们真的认识很久了，我一直能看到他行走的姿势，他留下的文字，文字背后喜怒哀乐的表情。我们一直聊，聊过人生，聊过文学，聊过我遇到的解不开的疙瘩。

他见证了我文字上升的梯阶，给我留下大段大段的点评文字，有褒扬，有告诫，有一个文学前辈不老的精神追求。

如果不是有事去医院看同学，我们还能聊下去。一室灯下，摒弃了白日里城市的喧嚣，摒弃了夏日里世人的浮躁，面对面坐着，聊着文学的那些事儿。自然坦然，没有一丝戒备的意识，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多好！可惜，我终究得走了。他送我出门，双手抱拳，潇洒的一举，一动。我便记住了他临别时的表情，笑笑的，笑呵呵的……



第一辑

后花园



后花园

他攀着一根杏枝，欣欣然地说，我们晚上吃烤肉吧。其时，我和他的朋友为杂志彩插的事忙活了一天，刚站到杏树底下。那些涩涩的青绿，一串一串的，把细细的杏枝压得低低地垂向了池塘。葫芦形的小池塘，蓄着浅浅的水层，放养着四五条金色的小鱼。有一只螃蟹，贴着池塘的石壁，静观嬉闹无度的鱼儿，保持深沉的寂寞。

他捡起一根树枝，拨弄那只螃蟹。螃蟹似乎还是不想动，他顺手把树枝递给我，走向厂房，制作烤肉架子去了。他的厂子，生产环保用品，像垃圾箱、移动厕所、广告牌、三轮保洁车等。厂房里，有的是铁料、钢架、焊接器、卷料机，还有很多我记不住名字的工具。厂房不是很大，属于小作坊式生产。工人也不多，二十几个人。就这样的条件，每年生产的环保用品，量大得惊人。他是经理，是企业主要负责人，却总是在忙。不仅忙合同的事，还会忙搬砖头粉墙的粗活。

你看，那么大的一个后花园，就是他和工人一块建起来的。两座厂房，一座东西走向，靠北篱墙；一座南北走向，靠东篱墙。厂房中间，是北向的大门。沿着大门进入，走过东西走向的厂房，向右拐，便到了他的后花园。花园用绿色的木栅栏圈起来，面积相当于两座厂房面积的总和。栅栏东侧，有两扇半腿高的栅栏造型门，像童话里移出来的小小影壁，隐着绿莹莹的梦境。门外左首，环着池塘，生长着樱桃树、油桃树、杏树、国槐树。五月份，花泥早已委地，果子挂满枝头，沉甸甸的。站在树下，